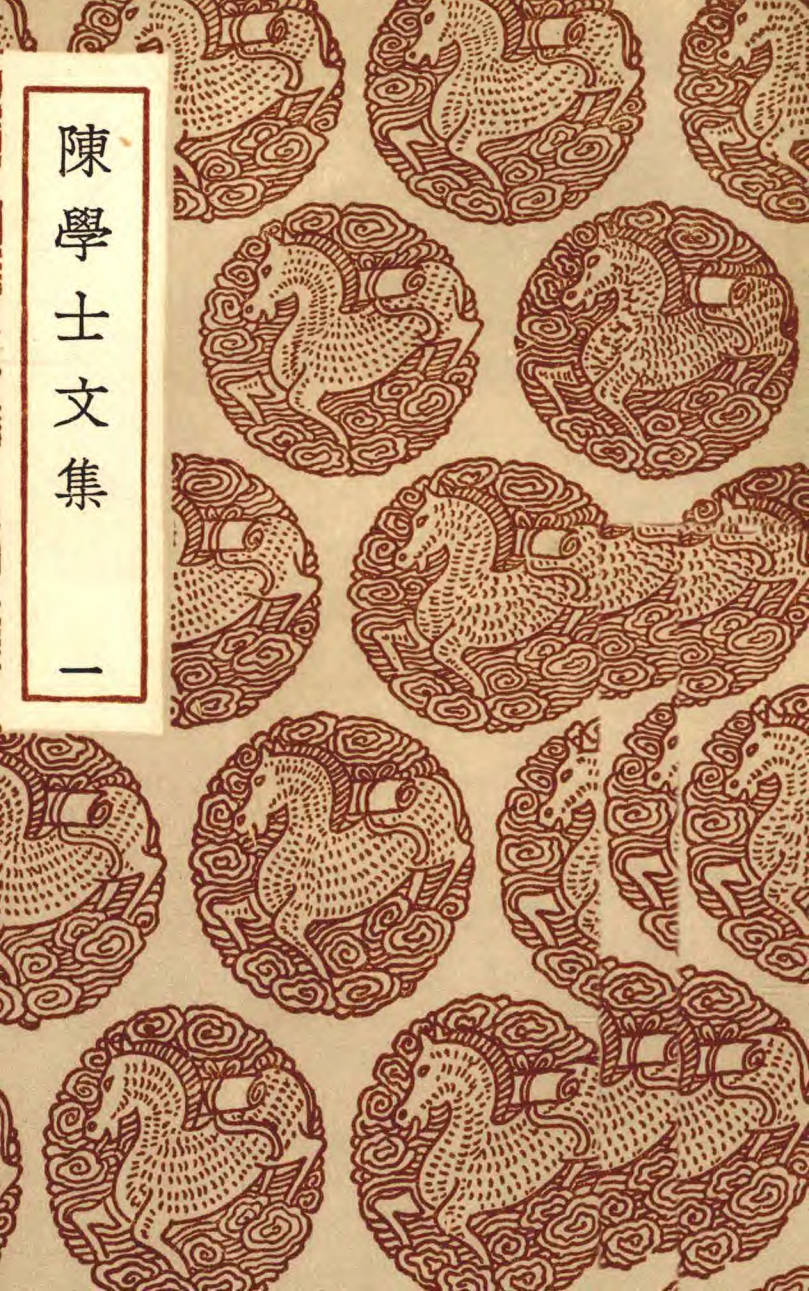


陳學士文集
一





陳學士文集

(一)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目錄

卷一

疏表頌賦銘詔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請修營田工程疏

請增先賢配饗疏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謝賜上諭表

謝自陳留任表

賀景陵神芝表

萬壽頌館有序

潞河頌館有序

辟廱頌有序

躬耕耨田頌有序

青海平定頌有序

臨廡視學頌有序

冬嶺秀孤松賦以題爲韻

擬寶座銘

擬興水利詔

擬減刑詔

擬賑貸詔

擬舉山林隱逸詔

卷二

事宜 志 議 咨

直隸河道事宜

文安河隄事宜

營田志

四河兩淀私議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後湖官地議

治河蠡測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卷三

序

柳廬四書集解序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代蔡大宗伯

青瑤草堂詩集序

使秦草序代張韓城司寇

龍東溟詩序

玉鑑堂詩鈔序

徐君詩序

偶然草序

制義自序

陳學士文集 目錄

吳井遷制義序

張天池制義序

李澹明時文序代

女式集序

朱乾御詩集序

楊石湖詩集序

林素園詩序

韓歐文序

南游草序

程樂天小試文序

蔣節婦詩序

葉貞女傳後序

卷四

序

贈張圖園侍御巡鹺兩淮序

送吳東巖歸歙州序

贈汪有章序

送任迴瀾歸養序

送錢修亭奉母南歸序

贈房山令彭棣芳序

送鴻臚寺少卿圖園張公致仕序

送陳庶菴令金堂序

代太倉相國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覺軒張君序

代黃崑岡太常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

代

贈趙生入學序

邢紫淵孝行序

代

贈永濟令潘蒼企序

卷五

壽序

西林相國六十壽序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 代蔡大宗伯

大宗伯德清蔡公七十壽序 代湯少寧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 代朱高安總憲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 代陶南湖少司寇

柏鄉魏觀察五十壽序 代太倉相國

行唐令王筆山壽序 代黃崑圃太常

豐潤令吳澹庵壽序

薊州刺史張公壽序

鹿書田封翁六十壽序

王少司馬七袞壽序 代華亭王相國

卷六

壽序

查慕園七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壽序

鄭伯倪壽序

柯猗猷壽序代冀耐庵同年

李據公六十壽序代王慈遠少司農

朱從如七十壽序

王于宣六十壽序代

王于宣壽序代范太常

關君五十壽序代同年吳開宗作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茹母譚安人壽序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代黃銀齋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代湯少寧

卷七

書

答徐撫軍書

與趙撫軍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鄂相國書請開銷積水書

上趙相國書

上潘老師書

與顧漕臺書

與定河臺書

上某相國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答李樞府書

復劉總督書

與鄭藩伯書

與謝藩伯書

與張藩伯書

與宋運使書

與保定倪太守書

與永平吳太守書

與保定李太守書

與馮州牧書

與遵化杜牧書

與連東洲書

答楊司馬抑奇書

與梁明府書

與徐明府書

卷八

書

與王念菴先生書

與符幼魯書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答鄒太和書

答李銳巔書

與同年冀隆吉書

答某學政書

答費懷谷書

與刁步武書

上安溪相國書代王念菴

代人上當事書

家言

卷九

論

河間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館課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禮理也樂和也論館課

樂本乎政論館課

一故神兩故化論館課

湛一氣之本論館課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館課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館課

大易不言有無論館課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館課

太虛者氣之體論館課

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薩布素傳

胡帥齋傳

杜碩夫傳

李月巖傳

梁明府傳

龍東溟傳

朱孝廉傳

陳孝子傳

并太守傳代

查氏一門七烈傳

孝惠姜太君傳

嚴將老太公傳

歐陽際隆事略

趙節婦事略

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借餘軒記

游園記代潘老師爲莊親王作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張氏新塋碑記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卷十二

祝文 祭文

祭龍神驅怪文

祀龍神祈晴文

祈雨文

祈雨文代李制臺

祀田祖祈晴文

祭湏水河神文

家祭文

祭怡賢親王文

祭李又玠宮保文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祭梁會庵明府文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卷十三

祭文 誄

祭張懷慶勉齋文

祭張魯菴方伯文代鄭伯倪

祭查慕園文

祭馬个臣文

祭親家孫景玉文

同社公祭少司農苾遠王公繼配馮淑人文

祭師太夫人文代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提恭人文

祭李太宜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代李大廷尉

祭李太君文

祭鄭太君文代家大人作

鄭西屏誄詞

卷十四

墓誌銘

鎮綏將軍襄勇潘公墓誌銘代太倉王相國

贈翰林院編修晚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封國子監助教河南上蔡縣知縣蒼漪趙先生墓誌銘代郝少司空

封汝甯府知府沛然龍君墓誌銘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人墓誌銘

曹熊占墓誌銘

甯母路安人墓誌銘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卷十五

題辭 跋 引贊

韓歐文選題辭

題送別江冠羣詩後

石濤畫黃研旅詩冊題後

馬文毅公彙草辨疑題後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五芝樓文稿題後

郭善夫去思碑詩冊題後

題熊滌齋秋江垂釣圖

題李璞庵小照

陸筠巢小照題後

題潘平山小照

題汪野夫小照

題朱奕韓小照

題蔡中山小照

題謝繡峰負米圖後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題駱子曇扇頭

跋睫巢名字詩後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陳學士文集 目錄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代王仲平先生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代同年潘元亮

重修姜氏世系引代母舅仲立

吳澹庵明府像贊

陳學士文集卷一

疏表頌賦銘詔

文安陳饒著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奏爲題明事。竊聞仁莫殷於事天。孝莫隆於假廟。義莫大於尊賢。三者禮之大本。萬化之權輿也。仰惟我皇上健符乾則。廣冒坤輿。擴累葉之丕基。振千聖之鴻業。夙乎上哉。莫與京矣。乃始虔羣勞謙。兢兢業業。自御極以來。歷周甲子。而祇事上帝。明旦維殷。靡間夙夜。致養兩宮。虔奉九廟。修文王視膳之儀。執武周事存之節。至仁大孝。懋著神明。臣等備員騶從。郊廟之祀。忝與駿奔。竄聖敬之翼翼。瞻天顏之穆穆。於時昧旦不顯。燔燎屬空。帝天鑒臨。皇祖昭格。靈風被人。神光隱物。惟精誠之所召。通幽明而一致。以故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凡茲神異。書契曠無聞焉。至若默契前修。潛通至道。親臨闕里。釋菜尼山。澤起松楸。徹流琴瑟。屈禹乘之尊。修私淑之敬。六經用以表章。羣賢蒙休似續。天章所垂。雲爛星陳。尊賢貴德。於斯極矣。夫道有所統。事有所兼。綱舉者目張。根培則華茂。欽若上帝。得天統矣。因是以禋于六宗。徧于羣神。百靈效職。四時攸序。至順也。孝共宗廟。建人極矣。因是以敦睦九族。辨章百姓。朝有行葦。鳧鷖之風。家傳羞者。引年之義。至和也。尊崇聖道。立教本矣。因是以興學造士。論才辨官。在泮

懷集鵠之好音。位著厲羔羊之雅操。至肅也。是故兩儀清明。萬物暢遂。八風沕穆。嘉祥雲集。溥海內外。涵濡大化者。五十九年於茲矣。而孰知一人建中和之極。秉肅雍之德。聲律身度。心經意緯。未嘗斯須忘祇敬也。夫古之聖人。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一時見知諸臣。類能紀述盛美。昭茲來許。今我皇上。不思不勉。天秩天敘。媲伊耆之欽文。邁姬周之郁郁。宜垂示萬禩。而一時闕於紀載。此禮官儒臣之責也。臣請自康熙元年迄於今。所行禮儀。會集成書。以敬天尊祖崇聖爲之綱。餘各類從條貫。勒爲盛世憲章。繼周公三禮之後。乞敕下臣部編次。於明年萬壽節前。進呈御覽。嗣後每六十年一修。著爲例。臣無任云云。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奏爲億萬載之昌期伊始。六十年之寶歷維新。振古希聞。普天同慶。懇請誕受鴻稱。用昭盛典。以愜輿情。事。竊惟至德乘乾。天同流而不息。神人御宇。道運世以無方。粵稽邃古之初。攝提循蜚之紀。以八千歲爲春秋。視數百年猶旦暮。莫不執中涵和。紹物開智。蒼精協瑞。柔祇效祉。於時書契未開。靈蹟不顯。千世而後。猶可記聞。豈不以實有所至者。莫得卻其名。愛有所積者。莫得關其口。是以義皇爲紀功之號。勳華亦載德之稱。未聞遂其謙沖。謝茲盛美者也。欽惟我皇上。貫三才而首出。配兩儀而獨大。語開創則皇古遜制作之精。言守成則千聖賴表章之備。巍巍蕩蕩。靡得而名罄矣。顧惟管蠡寬量。厥略可觀焉。伏思帝王之長世也。道莫大於敬天。德莫隆於法祖。職莫切於勵政。業莫盛於勤民。自皇上御極以來。一歲再郊。有虔對越。四時格廟。務竭精誠。臣等備員陪乘。忝與駿奔。窺聖敬之翼翼。瞻天容之穆穆。儼其來格。綏我思

成。靈風被人。神光隱物。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幽明一致。如響斯答。此從古所未有也。基不已之命於夙夜。無一時而忘自強不息之心。懷有赫之鑒於旦明。無一事而釋不顯亦臨之畏。開千百世之太平。而告成於九廟。可謂殫繼述之隆。合億兆人之順應。而致孝乎兩宮。斯以極尊親之至。此從古所未有也。夫蒞政之術。非寬卽猛。齊民之要。惟德與刑。畸重畸輕。則勢積而難返。救偏救弊。或寡過而未能。惟我皇上。不剛不柔。不競不綽。執兩而用其中。無私而得其正。萬幾協於克一。森然綱舉而目張。庶司百職。拱手受王釐而未逮。八荒涵於在宥。悠然民胞而物與。窮簷僻壤。終身蒙帝力而不知最重者人才。自一命而上。罔不詢事考言。一見而悉其器之所受。至愼者民命。凡法司所讞。莫不酌輕疑重。三宥而求其情之可矜。水利河防。生民之大命也。經畫出於睿慮。則禹績攸同。指揮受自親臨。則河伯允翁。灌溉西北。漕挽東南。慶平成者數十年。省金錢以鉅萬計。此前史所未見也。蠲租賑貸。哲后之令舉也。計特詔之頻蠲。累萬億而未已。徧九州而盡復。期三歲之必周。一雨偶愆。輿發之恩已下。三秋微歉。平糶之令旋行。此前史所未見也。若夫奮武揆文。軼今邁古。尤有未易殫述者。我皇上冲齡御極。神略天成。內除三檠。取臺灣。則扼吭蹈瑕。功以持久而收其萬全。清二十餘年之伏戎。而金甌無缺。外平察哈爾。則電馳霆擊。計以迅發而殲於一舉。臣四十八部之蕃落。而玉歷無疆。凡茲廟謨。悉由聖算。至於噶爾丹。侵我屬國。擾我邊陲。張皇三路之師。嚴翼六飛之駕。親踰瀚海。立靜鯨波。大耋定於寓中。揚皇威於漠外。自我天覆。悉主悉臣。東至琉球暹邏。西至青海烏思藏。南至交趾。北至鄂羅斯諸部。罔不鳥集麇至。其球獻

琛聲教所訖。版圖之廣。未有媲美於今日者。然而聖謨獨運。安不忘危。拔虓虎於戎行。儲鷹揚於環衛。待英雄以不次之擢。故三陴節鎮。人人懷修戈敵愾之忠。優卒伍以不測之恩。故百萬貔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樂。練技則火器雷殷。弓矢雨集。所向無堅城。結陣則進如潮水。止如山嶽。當之無勁敵。九圍有截。四海永清。此從古所未有也。粵稽圖書。啓祕於義吳。執中垂統於虞廷。治法心源。於茲備矣。自文武以降。道在下而不在上。故漢唐而後。治宗霸而不宗王。我皇上以天縱之資。接聞知之統。扶圖疇之奧義。故先天後天之論。折萬古之衷。得鐘律之元音。故正宮旋宮之法。契九招之妙。闡五經之微言大義。日月布而江河流。考六書之轉註諸聲。豕韋釐而龍鳥辨。若乃裔皇聖製典謨雅頌。鎔鑄而出毫端。揮灑宸翰。義獻歐虞。驅策而來楮上。以及星經圖緯之學。悉探精微。紀元章薌之書。咸窮闔域。誠所謂綜百家而貫天人。被四表而格上下者矣。因是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典曠世而未聞。事千秋而一遇。親登闕里之堂。澤起松楸。徽流琴瑟。而洙泗諸賢之裔。咸予世官。特躋紫陽之祀。旁撝佚集。手定遺文。而濂洛羣儒之家。均沾異數。以故儒林競勸。多士克生。鳳翽麟游。雲蒸霞蔚。野無良而不錄。教不肅而自成。此從古所未有也。臣伏惟自古帝王代興。或功德殊途。或文武異道。各極當時之盛。聿開一代之祥。惟我皇上。神聖文武。萃於一身。集百王之大成。擅千秋之絕業。溯唐虞夏商周以後。暨漢唐宋元明以前。負乎莫與之京矣。而乃虔羣勞謙。典學圖治。無一日不延見廷臣。裁決庶務。無一歲不巡行郡國。咨訪民艱。宸鑒歷久而愈益。清明聖躬無逸而愈益。強固事無微而不燭。人經見而不忘。蓋惟以至誠無息爲心。故能建久道化成之業。貞符

在握造化從心。今當十月朔日。六十年之玉歷初頒。此在萬年有道之長。特如日月升恆之始。然而考之史冊。則自唐堯以下。四千餘載。蓋闕如焉。四海臣庶。幸際昌期。莫不雀躍嵩呼。衢歌巷舞。而鴻號未建。無以揚洪庥。昭來許。戴高履厚。莫甚懷慙。茲據京城直省士民。合詞請上尊號。天人協應。不約而同。老幼歡呼。不謀而合。臣等忝列禮官。樂觀盛典。不敢壅於上聞。敬達宸聰。伏乞敕賜允行。以慰輿情。用垂典策。並祈皇上於來歲元旦。令節御殿受賀。庶萬國之歡心。遐暢瞻雲日以來同。聖朝之大禮。光昭並乾坤而永久。臣等中外臣工及軍民人等。不勝翹首顙望之至。爲此謹具奏。

請修營田工程疏

奏爲請修營田工程疏事。竊查玉田豐潤兩縣。負山襟海。地勢北高而南下。泉河溪澗之水。匯聚低鄉。沮洳汙塗。本宜種稻。惟向無圍防溝洫。是以僅藝旱禾。一遇雨澤偶多。往往失其收穫。自雍正四年。蒙皇上天恩。創舉營田。代爲經理。固已濬築兼施。變汙萊爲膏腴矣。此外可營之地尙多。小民望營之心甚切。所當推廣皇仁。而爲開築者也。查有玉田縣屬之蘿蔔窩等村。在還鄉河西。薊運河東。兩水縈迴。中間數十里。土膏洋潤。天然稻鄉。第以霖潦所歸。民力不能捍禦。卽種高粱麻稗。亦常多淹沒之虞。臣測其形勢。還鄉河高於薊運河四五尺。若從還鄉河開一橫渠。引流灌漑。築圍成田。水多則可洩於薊運河內。如此措置。似可旱澇無憂。卽行令該縣知縣馬鴻俊。確加查估。據稱還鄉河西岸。孫家圈之前。建造石閘。開東西橫渠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高七八丈不等。圍內溝洫貫通。各隨地段形勢。套作小圍。溝口建涵洞十座。

木閘一座。橋三座。共計田二百餘頃。其餘各村地土。皆屬可營。但恐小民僥倖貪多。則耕種或致潦草。是以先治兩圍。來歲再行擴充。則事半功倍。疆理更易爲力等因。豐潤縣屬之陡河兩岸。歷年營田。多至十圍。屢獲豐收。小民覩水田之利。爭願開種。臣復細加相度。將軍莊舊圍之下。梁家灣等處。及副使王鈞田圍之外。胡家等泊。俱可營治。但田愈廣增。則需水愈多。而陡河源高勢峻。易長易消。雖有王鈞所造攔水壩一座。然處下游。不能蓄水逆上。徧溉諸圍。必須於上流適中之地。添建木壩一座。停留水勢。庶俾灌溉咸周。行令該縣知縣周傳昌。確加查估。據稱。梁家灣一圍。田三十四頃餘畝。臨河應築隄六百餘丈。高七尺。內挑圍溝一道。長一千一百餘丈。挑溝之土。卽以修圍。胡家泊一圍。田七十餘頃。卽接副使王鈞圍外。引河挑長三百六十餘丈。接界之處。建閘節水。築圍一千九百餘丈。高六尺。兩圍進水涵洞七座。其副使王鈞所建陡河蓄水木壩。應令其移於王蘭莊橋下。改修石工。居十圍適中之地。上下皆足引灌等因。各造具料估細冊前來。臣逐一查核。無異。已飭行兩縣。出示曉諭各地戶。泡種養秧。預備耕治。其隄圍渠閘工程。據革職員外郎程志仁呈請。情願急公代民修築。臣已委令玉田縣知縣馬鴻俊。豐潤縣知縣周傳昌等。協同辦理。如果盡心效力。工程無悞。臣當遵旨奏請。儻或怠惰遲延。從重參處。臣仍不時親身巡查。工完咨明直督。查取地方官收管。俟秋間田成工竣之後。另行核實具題。所有修築豐玉兩縣營田工程緣由。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奏爲請增先賢配饗以廣崇儒之化事竊見我皇上德本生安道兼仁聖闡六經之精義集百王之大成
緬契儒修宛聖賢之相得博觀羣集悅臣主之同時特眷朱熹於衆儒之中爰躋配饗居十哲之次良以
存誠主敬學庶幾乎孟醇繼往開來功不在於禹下故彰曠典以示褒崇抑臣更有請者微言再續首賴
周程聖道浸章並推關閩濂溪之圖太極殫易理之精微橫渠之著西銘盡仁道之廣大明道似顏子和
風慶雲伊川似孟軻山巖壁立朱子以程子得聖人之心又曰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
三復斯語並極推崇是固非有宋諸儒所可及而世有孔子當不止冉閔之具體而微游夏之一詞莫贊
者也臣愚推廣聖意合無將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與朱熹一體俱賜配饗蓋其生平典學同升夫子之
堂固宜曠代彙征共入聖人之室詎止斯文之慶實爲至道之光多士具瞻羣情率作於我國家崇儒重
道之化非特小補而已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鑑施行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奏爲仰體皇仁通幽滯以廣作人之化等事欽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人才無遠弗屆無微不燭於雍
正元年特開鄉會兩科所得人才皆極一時之選又念額數所限或有遺才諭令閣部大臣及翰林院官
公同檢閱進呈御覽欽賜科名仰見我皇上體天地生才之心繼聖祖育才之志廣搜博採務俾多士之
彙征不忍一夫之不獲雖古帝王闢門籲俊夢卜旁求未有如斯之纖悉靡遺者也四海之內巖穴之隱
莫不鼓舞奮揚彈冠相慶而猶有獨抱向隅之悲於聖明之世者臣敢爲我皇上陳之查定例文武生員

緣事黜革報部。及審明收復。應令該提學院道續報。是生員緣事暫革就訊者。所以伸法也。審明無罪續報收復者。所以全才也。然天下學臣報部冊內。黜革者歲不乏人。收復者百無一二。此等率皆孤寒之士。訊逮結正。身家已盡。得免罪戾。已幸再生。雖例應開復。而承審衙門。勒索無獲。不與申詳。學使但知其應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黜革報部矣。間有呈請學使查案收復。而冊已達部。書吏憚於駁查。不爲申理。禮部亦但知爲已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革除名矣。使其果有罪愆。則已經詳革之人。誰復顧惜。而爲之寬縱。審係無罪。則誠無罪也。審係應復。則誠應復也。以無罪應復之人。而上下衙門。互相推諉。遂至廢棄終身。直省內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中豈無懷才負異之士。而偶以無妄之災。自錮於光天之下。殊恩盛化。沾被無由。臣竊痛之。我皇上廣甄收於廢棄之餘。雖經督撫參劾之員。苟非貪酷大罪。皆許都察院具呈。誠以人才實難。不忍以一瑕而終棄也。況無罪應復之士。若悉其沈淪如此。則聖心隱惻。又不知何如矣。去年恩詔內。廣入學之額。成童莫不沾恩。則此無罪應復生員。合無敕令學臣。查其原案。委係無罪。例應收復者。准與收復報部。嗣後凡有生員緣事暫革聽審者。審明有無情罪。俱令承審衙門報明學臣。以便分別造冊達部。如此。則天下孤寒。永無冤滯。皆得沐浴於雲漢菁莪之化矣。謹奏。

謝賜上諭表

欽惟我皇上。聖由天縱。學自性成。心源接堯舜以前。方將陶鑄三代。治法超漢唐而上。固已度越百王。建天下之非常。適還其所應爾。開生民之未有。祇因其所固然。顧小民多日用而不知。俗吏或循習而不振。

提撕警覺。端賴王言。開導指陳。遂成至訓。或一事而周詳反復。義尋繹而愈精。卽一時之告誡丁寧。道引伸而益大。蓋聖心之存者。冒天地以爲量。故聖諭之發也。類萬物以爲言。但比事屬辭。雖見規條之繁列。而會通歸極。未覩綱蘊之大全。何幸七載之恩綸。彙著千秋之謨誥。錫周三事。賁自九天。臣見等管窺志專葵向。生逢聖作。喜快觀於欽文。祇聆天言。矢心儀於明旦。開函誦讀。多心思耳目創獲之奇。掩卷尋維。皆日用飲食自然之妙。恥躬行之弗逮。悚懼交深。儼天威之式臨。祇承罔斁。自此催耕隴畔。烝髦士而詳與敷陳。觀穫田間。進野老而曲加開牖。務使家喻戶曉。羣安耕鑿作息之天。庶幾道一風同。共成正直蕩平之盛矣。

謝自陳留任表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因自陳屆期。恭疏具奏。備敘三朝恩遇。非尋常奉職之能酬。內省數載愆尤。皆賦性慙愚之所致。披陳煩瀆。甘譴斥以何辭。聖度優容。乃溫綸之更賁。臣於本月某日。接准部文。奉旨云云。跪讀之下。慚懼彌深。念臣本屬凡材。兼乏學術。幼識致身之義。長懷報國之忠。遇事直前。不知險阻之可避。有言必盡。不顧仇怨之交攻。蓋緣列聖鑒其愚誠。誓畢此身。捐其頂踵。因積勞而致疾。恐填溝壑。無以終報國之心。故乞罷以就閒。冀幸獲安痊。得以遂致身之志。是臣之求退。與慕進之衷。無二致也。仰荷聖慈。原其心以觀過。知實出於葵誠。略所短而錄長。不欲棄茲老馬。所以獎臣之既往。正以勗臣之將來。臣敢不藉資藥餌。淬勵心神。體聖慮之憂勤。已溺已飢。常念一夫之失所。宜皇猷之惇大。必誠必敬。勉率百

爾以奉公。苟一息之尙存。矢寸衷於無懈。以期仰報高深於萬一耳。

賀景陵神芝表

題爲聖武揚丕承之大烈。景陵錫威喜之神芝。恭疏慶賀事。欽惟皇上。德備中和。功隆位育。協萬幾於克己。森然綱舉而目張。正百度於維新。允矣禮明而樂備。光昭四表。景星現而慶雲興。澤被八紘。威鳳來而祥麟出。河清海晏。固有瑞而必呈。歧稷嘉禾。已無美之弗備。茲者景陵寶地。挺毓靈芝。白石爲莖。暈五雲之紕縷。紫霞成色。擢三秀之精英。考之圖經。洵稱上瑞。求之史冊。已屬希聞。乃獨鍾美於景陵。彌見天心之眷注。仰惟聖祖仁皇帝。貫三才而首出。集千聖之大成。厚澤深仁。丕冒六十餘載。經文緯武。垂裕億萬斯年。我皇上念切敬承。志宏續緒。紹庭儼在。措施一本心傳。對越思成。播告咸遵祖訓。惟純孝感。通於微顯。斯精誠貫達於神人。在昔噶爾丹螳拒西陲。天威臨而霆擊風馳。鯨波立靜。今茲華噶爾鴨張北路。廟謨授而禽殲草薶。沙磧永清。大耋定於寰中。後先一軌。揚聲靈於漠外。述作同符。露布饒歌。又覩凱旋之盛。策勳飲至。重逢捷奏之年。上契鑒觀。求莫之心。大慰陟降在天之意。休和所召。靈異斯呈。擢玉葉於寶城。昭玉歷萬年之瑞。挺金柯於磐石。兆金甌百世之祥。告郊廟而薦馨香。益信天人之合。垂簡編而書盛美。聿彰繼述之隆。臣幸際昌期。欣逢瑞慶。東郊覩土。喜聞野老之衢歌。南畝蒸髦。願效封人之嵩祝。臣無任云云。

惟天以帝克肖厥德。全付所覆爲有家。以四海爲池。以五嶽爲阿。以萬國爲基。以九州爲庭。既堂既構。既除既治。無飲我池。無矢我阿。天乃殫厥所有。集於帝躬。日麗乎陽。月察於幽。俾作帝聰明。露沐雨浴。暘熙風養。俾作帝膏澤。霆擊霜滌。俾作帝武怒。雲蔚霞綯。俾作帝文章。列宿卽次。各恭其度。俾作帝臣。庶星含曜。各從其好。俾作帝民。執天之紀。周天之行。紀歲五十有六。惟帝六十四齡。得易之大全。乃授圖於河。發策於洛。用乾之貞。致不已於帝命。曰。惟帝子同。爰啓下民。俾言自其口出。其辭曰。

日所明。雲所雨。羣有生。鞠而孺。飽以嬉。無驚怖。海可漁。山可採。蛟鼉魑。豺不吠。虎質白。麟章赤。帝圖遊。交其跡。耕青春。穫陽秋。淪清泉。繄褐裘。歲功成。星紀周。帝雖力。何所求。雲縵縵。錯五章。露垂垂。凝芝房。帝不有貴稻粱。物豐成人老。壽攜孫曾。將羔酒。嶽形五。疇圖九。進君王。祈黃耆。斗之樞。氣之母。握璇璣。長在手。

潞河頌

有序
館課

惟五十有四載秋。雨集甚風。溯流潞河溢。夾岸漂其百廬。有司以告。帝曰。咨。河其欲徙。夫天動而有紀。故七政經經。列宿秩秩。往章來察。永以終古。惟地奠居。諸有動所。含水爲鉅。海運川徙。靡常厥道。夫土理通。疏絡交脈行。縱橫綰輳。譬諸人身。百川膚陳。動氣內運。相應以攝。河流用翕。其或下有壞壤。氣闕旁行。地脈從之。則改卜道。防者罔覺。惟事故常。卽怒溢橫流。其發也以風雨。地氣通而涌沸。物族乘之故爾。禹導九川。迺脈潛流。寧惟視地之膚。今有掘井闕地。恆得螺蚌。川流未徙。地脈密移。水族內生。彼惟得氣之先。人乃弗及。爰以次載春視河。迺經迺度。循潛之流。作我新渠。自某所訖某所。方幾里。乃復厥常道。有司稽

首受命。鼙鼓召徒。兆民蟻奔。萬鍬攸發。土膏流潤。羸蚌若積。克齊克敏。以某月日。河成。有司潔牲醴。虔告神明。用致帝命。迺導以往。洋洋活活。初若瓴建。下浹故流。迺綺縠紋以逝。岸人頻颺。若見文魴赤鯉。跳波弄沫。於是咸呼萬歲。臣聞而頌之曰。

滔滔靈河。惟帝之功。未疏以人。潛流既通。載溯載洄。舟楫攸同。滔滔靈河。遵王之路。脈土北折。平流東注。唯唯蛟龍。不畱不怒。滔滔靈河。順帝之則。漢築宣房。河伯不力。曾不崇朝。維汴維滉。滔滔靈河。奄禹之迹。先天下憂。安萬邦宅。有龍負圖。曰授帝策。

辟靡頌有序

辟靡載見詩大雅。大射禮行於斯。然云。矇瞍奏公。則肄聲合舞。於是焉在。不獨以射也。文王作之。武王京鎬。因以爲天子之學。說者曰。辟。壁也。靡。澤也。旋丘之水。以節觀者。臣竊以爲內方法地。外圓象天。靡澤周環。可以四達。故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聖人命名既實。意蓋有在。毋寧節圓橋之觀聽而已。諸侯聲教訖於方隅。故半之而作泮宮。魯頌稱在泮獻馘獻囚。兵刑之政。咸受厥成。不止雍容揖讓。習彌文。飾太平已也。矧天子學。無所不統。後世不深惟其意。徒以爲文事而已。漢之武帝。嚮儒術。置博士。求遺書。辟靡明堂。百廢具舉。而明帝數幸學。乞言拜老。藹然可觀。爰及殊俗。遣子受學。然元狩以還。兵刑之氣。被於海內。東漢之士。懷矜徇名。儒風邈矣。毋亦上所以率勵之者。實不足副其名歟。貞觀之治。庶幾刑措。此自太宗天姿英邁。納諫用人之效。其學不足術也。至爲浮屠作序。則廣厲學官。亦具文耳。宋世

響於強鄰。文弱不振。雖大觀之典禮。淳化之文物。皆詞翰之末。章縫之習也。違道不遠。程效彌疏。要之漢唐希聲迹。而禮樂不興。宋明尙儒修。而兵刑無紀。苟非大聖。疇能超軼近迹。合規隆古。斯名斯實。有始有卒者乎。皇帝以上聖之姿。建維皇之極。武定九有。守之以文。義正萬邦。畜之以仁。御極五十六年。乾乾維天。孜孜維日。張弛無迹。剛柔有方。於是聲教東西。朔南暨天。祥瑞應。迺章六籍。綜百氏。集厥大成。堯舜禹湯文武之化。洽而周公仲尼孟軻之道備。其於辟靡之名。乃可謂彬彬質有其文云。臣躬逢厥盛。而爲之頌曰。

於樂辟靡。維水縈之。四海來同。維王成之。於樂辟靡。維水疆之。民具爾瞻。維王康之。於樂辟靡。於樂王師。三業旣拔。獻馘於斯。於樂辟靡。於穆王心。有鵠集止。懷以好音。於樂辟靡。不詘以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樂辟靡。鼗鼓淵淵。壽考作人。遐不萬年。

躬耕藉田頌有序

雍正二年二月癸卯。皇帝親率羣后。藉於千畝之甸。先時有協風至。史諏祝告。上旣齋宮祗祓。百官御事。各致其齋三日。所司奏種及具。旣備旣戒。旣省乃事。甸師野廬。清畿載路。壇宮靈址。位置栝陳。及期。太常啓行。朝曦升。闔闔開。鯨鐘鳴。龍駕出。霓旌翠旂。千騎萬乘。靡不有聞。無聲。秉皇敬之肅雍。載天容之睟穆矣。及藉。乃先有事於靈壇。列辟陪位。多士駿奔。旣盥旣濯。或肆或將。式百禮之孔洽。紛五音其繁會。一人奏格。而神旣右享。綏萬屢豐。所以斂福。敷錫兆民也。少焉。上乃步自帷宮。詣乎廣阡。游場染屨。恭已南面。

三王九卿咸肅於次。司馬秉耒耜。跪而進之。上親載而措之。參保介之御閒。綵旂載揚。田歌迭和。上耕一撥。三推乃舍。於是王五之卿九之。各以其班卽事。庶人終焉。是日也。天氣澄霽。遲陽和柔。土膏蒸潤。若時雨後。邑老田父環聚欣囑。莫不協暢。以爲聖德洽於上下。大孝格乎天人。是以圓靈叶瑞。柔祇效祉。迄用康年。於斯兆矣。小臣躬睹厥盛。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思樂甸畿。平壤如砥。遐陌引繩。清渠激水。順時覩土。土膏載起。弗震弗渝。歲其奚恃。皇心成歲。淳濯告虔。禋於先穡。躬稼大田。軒承早日。旌拂游煙。青壇岳立。翠幕雲懸。有恪秉耒。率先羣后。教養致敬。撫茲御耜。耕一班三。終乎千畝。祈社勸農。歲其大有。惟富資教。立我烝民。百室旣盈。五常載陳。大官惟稷。雅樂惟豳。於斯萬年。洽於神人。

青海平定頌有序

國家疆寓萬邦。盡日月風雨所至。罔不承流濡澤。是有是正。今天子撫有鴻業。覃深仁於累洽。暢皇威於無外。重譯效贊。百靈叶瑞。方以三月初吉。親詣辟廱。薦芹藻。舞干羽。說經論學。穆穆棣棣。際斯盛者。咸以爲游闕里之門。生中天之世也。而西征之師。振旅凱旋。卽以是日捷奏繼至。臣民抃舞。歡聲騰涌。僉曰。羅卜藏丹津。世受國恩。罔識禮義。殘其種族。擾我邊陲。聖德如天。屢加訓諭。乃敢怙終不悛。負衆螳拒。爰彰天討。密授睿謀。將士倚仗天威。智勇齊奮。所向無前。師出旬有五日。而翦其蕃落。執其羣醜。俘其旄倪。收其畜牧。獲其輜重。羅卜藏丹津。僅以身免。青海遂定。邊徼永清。自古尅敵制勝。未有神速若此者。惟我皇

上以安民戢暴之仁。用知人善任之智。動非得已。謀必萬全。是以天人助順。日辰協吉。饒歌羽舞。萬里同時。帝世苗格。於斯信矣。臣幸獲躬睹。敢拜手而爲之頌曰。

穆穆良朝。洎茲辟靡。芹芳藻潔。千羽雍容。萬民具瞻。四海率從。帝修文德。有此武功。芒芒區夏。八表同天。雲開溟博。雪霽祁連。伐鼓振旅。於時凱旋。不介以孚。孰使之然。帝育羣生。同符大造。苟可以容。咸歸懷保。三宥靡悔。六師致討。除人之殘。用天之道。王猷允塞。定我西陲。崑崙爲阿。星宿爲池。日所入鄉。聲教靡遺。於萬斯年。于時保之。

臨靡視學頌有序

皇帝洪纘丕基。懋昭明德於天下。庶政惟時。式序在位。卿尹百職。罔敢不虔。之綱之紀。厥惟王心之一。是用式於萬邦。莫不從欲。皇帝曰。咨予一人何有。惟古訓是力。無偏無陂。以無愆於先聖先師。予敢忘所自。乃以雍正二載三月初吉。親釋奠於聖靈。五氏之裔咸在。先時詔禮官。追崇孔子五世。進秩爲王。是日皆受祀已。乃御講幄於彝倫堂。進師儒說經論學。圖橋而聽者。如登闕里。游於聖人之門矣。臣幸獲陪列。仰惟啓庠上師。祭藻舞戚。在古而有。顧德未臻。而行事化未洽。而具文禮雖希虞。道匪超漢。今皇帝制心制事。克一用協。允執厥中。止於至善。聖經帝典。既踐言而果行矣。寧與師匡憲乞。升觴折俎者。同乎哉。溯道所從來。厥成集於聖躬。敬獻頌六章。章八句。其辭曰。

道原自天。烝民之生。中惟恆性。皆備曰誠。形氣攸感。靜逸於情。微彼先覺。曷爲民正。

道在唐虞。中天之日。放勳聖作。重華明述。執中之傳。十六言悉。惟一乃中。惟精乃一。遂開有夏。亦越有殷。聞知接統。極於周文。贊易垂象。姬公載勤。世遠迹熄。羣言糾紛。大學之作。章教立極。中惟至善。先知後得。道匪外求。在明明德。大哉孔子。爲萬世則。先聖之言。我皇之躬。賈思作容。聽德爲聰。靡邇弗察。好問用中。人效其猶。協於大同。聖治日新。乾行不已。知本端化。岡終於始。愼厥身修。垂裳恭己。萬方所瞻。辟靡至止。

冬嶺秀孤松賦 以題爲韻

維礪礪之奇姿。生巖巖之峻嶺。挺勁節以干雲。擢修柯而蔽景。無春華之曜目。桃李笑而不言。乏秋實之分。甘枳橘驕而弄影。世之相者。舉肥時弗濟。兮尙幸。以上嶺韻旣而集霰壓富。窮陰藏岫。霜花翦夜。颺輪行晝。榮木化爲檼株。勁草失其故守。鬱彼宗生。蔚然獨秀。參天黛色。滴石幹之銅青。徧體鱗紋。皴霜皮之雨溜。以上秀韻若乃東光未啓。煙霜正濃。橫枝玉綴。細葉瑤封。旭朝曦之洒洒。冷翠苔之溶溶。飛鬣參差。睇女陽阿之髮。垂鍼倭髻。適予新沐之容。非關愛日。可以禦冬。以上冬韻至於月掛遙峯。雪迷樵路。萬壑空明。彌天積素。竹掩綠而吟風。梅飛香而墮霧。雖婀娜於空山。僅點綴乎冷趣。何敢望夫上材。曾不改其常度。亭亭結蓋。上成龍虎之文。鬱鬱棲神。迴盼熊彪之顧。倒影而月觀千陰。飛花則雪山一樹。以上賦韻是以白鹿息其蔭。元龜守其株。唳鶴巢其顛。蟄龍穴其膚。櫟詫其材。則診之以夢。人珍其怪。則寫之爲圖。知希乃貴。義立不孤。以上孤韻五柳先生望而歎曰。迢迢之嶺。今上有松。不彫貞於歲暮。兮何大觀之有顯。幸遺形於禹貢。兮夫何

羨夫秦封逍遙乎無爲其下兮將御風以相從

以上松韻

擬寶座銘

有嚴有翼念茲在茲辰居垂拱厚地爲基乃位天德保佑命之維庭斯紹維堂肯構一人明作萬邦瞻就四門圭闕八荒在宥攸躋攸芋亦臨亦保所其無逸率時昭考馮翼仔肩維賢維寶九重雖遠兆人所依厥中允執作極會歸斂時五福端拱垂衣

擬興水利詔

水者生民之大利也周禮遂人掌溝塗川澮而時宣洩之故多有年今井畝之制旣猝難復溝洫陂澤之利可毋亟講歟北土平衍本古井田地民不知灌漑旱澇聽於歲南方以水爲田而古塘廢隄或爲豪右占耕蓄洩無所田比不登朕甚憫之已下郡國二千石以時開修而厥功未奏夫小民難於慮始庸人憚於改作事有勞費利成無窮者此類是也承相御史大夫其以是課長吏而殿最之無忽

擬減刑詔

旦夕望雨若飢渴而雲氣甫蔚風輒敗之豈上施而下不應歟四月將闌雷始發聲五月浹旬猶可挾纈將陽微而陰不時解歟夫咎不虛生沴由人作赦令屢下矣而逮繫者尙多是所司拘閹文法而德意不下究矣獄者民之大命陰賊之吏以刻爲能司憲庸懦避嫌遠責輕人重出不敢毅然有所申理如此則已成之獄冤濫必多矣朝廷之意方將解澤祝網與人更始而沮格於文俗吏俾海內之人聞詔虛喜不

被誠恩。昊天疚戚。譴示以象。朕甚悼思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可嚴飭所司。速下郡國。出輕繫。減重辟。其更赦以前者。毋得復有所問。赦所未及。更察情條舉以聞。

擬賑貸詔

春澤告愆。二麥失穫。穀日增直。民將告饑。實惕予懷。旦夕莫敢寧息。念迴天意。先濟民艱。古者春和議賑貸。無俟陰陽愆伏。補助已行。矧今沴結既形。其可須臾緩也。其令郡國長吏。發倉賑施。以救饑飢。其中人家。願借牛種者。與之無責其息。夫救荒之患。吏胥作姦。戶賁相賈。豪猾濫恩澤。貧瘠委溝壑。此皆有司之罪也。直指使者。其督察無稍貸。

擬舉山林隱逸詔

國家興賢育才。法治甚備。自制科外。旁求博採。所以登進俊良者。厥途甚廣。是以多士蒸蒸。鱗鱗雲蔚。幾於無畱良矣。然而冥冥飛鴻。逸翮網羅之表。皎皎白駒。絕塵維繫之外。豈無人焉。夫翊贊元化。謨弼大猷。類非章句筐篋。刀筆口舌之材。唯睹奔走。所能爲也。古之君子。無慕於世。斯可以輔世。無求於人。斯可以長人。木食澗飲。而千駟不以動其心。三公不以易其介。故能灑濯王躬。達於上理矣。朕寤寐斯人。有若飢渴。中外大臣。良二千石。其屏遺俗慮。拓開耳目。求之山澤。脫略名跡。各以聞。朕方延佇前席。用咨治理。

陳學士文集卷二

事宜志議咨

直隸河道事宜

直隸之水源派繁多不可勝紀。迨其瀦爲大澤。匯爲巨川。則約略可數矣。朝宗輻輳。厥惟一途。爰自下而上。擇別經緯。指次枝幹。暨修濬事宜。著之於篇。

【海河】一道。南北運河。淀河之所會也。自天津城東北之三岔口。迄海口之大沽。長百有二十里。涘廣崖深。湍洄湍駛。潮汐迎之。則逆流而上。北抵楊村。南過靜海。西至王慶坨。每遇夏秋之交。二運並漲。淀水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抵牾。洄漩而不時下。則二運淀河。宣洩不及。汎濫妄行。上游之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閭不通。胸腹皆病。雍正三年。被水者七十餘州縣。其故未始不由於此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怡賢親王於南北運河建壩開河。減水分流。使之別塗歸海。豈止爲運河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流。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朱子所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

【北運河】白河潮河沽河榆河沙河通惠河諸水之所會也。以白河爲經流。自通州歷香河武清至天津之西沽。淀河入焉。抵三岔口。與南運合流。長二百九十五里。潮白沽河自塞外來。源高流遠。勢若建瓴。榆

沙通惠。近出西北諸山。積雨未歇。怒流已至。每伏秋漲。發暑刻尋丈。非徒恃隄防所能捍禦也。怡賢親王於雍正六年。奏准拓筐兒港舊壩。寬六十丈。展挖引河。束以長堤。而注之場河淀。又恐淀不能容。七年。疏濬賈家沽道。洩淀水入海河。故自筐兒港以下。運河安流。楊村至天津一帶。隄工穩固。惟河西務上下。去壩稍遠。山水暴至。遂至漫決。上厓聖懷。發帑遴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以上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寬下口之甯車沽。洩入北塘海河。上下分洩。區畫盡善。但筐兒港壩。增加灰埧。青龍灣壩口。而過高。業經督臣奏明。減降改作。從此宜洩暢利。自無泛濫之虞矣。惟青龍灣壩口。拗折背流。倒漾而入。宜洩不暢。華家口。河西務。不能無意外之慮。仍煩經理耳。

【南運河】衛水淇水洪水汶水之所會也。以衛河爲經流。自故城入直隸界。經山東之德州。復入直隸之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至天津之三岔口。與北運合流。長八百餘里。河形曲折。寬不逾二十丈。深不逾二丈。加以全漳入運。湍急浩瀚。每苦羨溢。爲隄防害。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滄州之磚河。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一百二十里。青縣之興濟。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九十里。分洩水勢。注之海港。滄青兩岸。河平隄固。居民賴之。至靜海縣。距壩已遠。地勢更低。故議於縣北之權家口。再開減河一道。業經動工。以積水未就。止賴二壩宣洩。而壩口寬不過八丈。減水無多。不足以消全河之漲。計惟於德州上流。相近古黃河處。相度善地。建壩三四十丈。開挖引河。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運河。永免漲溢。卽德州一帶工程。亦皆獲甯謐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爲切己之憂者。於彼未免爲秦越之視。八年七月。德州第

九屯隄岸潰決。直隸自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皆被淹浸。水利衙門。雖屢行咨會。而決口訖未堅築。蓋山東地居上游。水過猶堪藪麥。而此間形如仰釜。有所受而無所洩。縱竭力捍禦。隄工晏如。亦無解於田廬之湮沒也。莫如將臨清以北。河道工程。歸併直隸總河筦理。爲濬爲修。得以自從其便。庶上下不致阻格。而一河首尾成率然之勢。計無便於此者。

【淀河】清河永定河子牙河之所會也。起自河頭。至西沽入北運。長四十里。淀水茫茫。至此始有崖岸。夾束東流。故名河頭。自西出長洵河而來者。爲永定河。卽桑乾之下流也。自南會子牙河而來者。爲楊家河。乃七十二清流之總匯也。

【永定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鴈雲諸水皆會焉。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舊由看丹口南流。逕固安縣至霸州。入會同河。兩岸無欽隄。祇有民堰。固霸村莊。每被衝齧。康熙三十七年。詔撫臣于成龍經理。若順其南下之性。束以長隄。其患自息。乃撫臣自護埜域。奏改故流而注之淀池之內。以濁流入止水。不數年間。而信安高橋勝勞辛張等淀。墊爲平陸。駸駸乎淤黃汭。抵台頭。淤塞清流。幾無達津之路。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勿使人淀。大哉王言。已攬河道全局而居其要矣。蓋淀泊之用。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趨。匯爲巨澤。容與蕩漾。有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安流弭節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

東西兩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流爲一河。分爲三汊。而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泊之水。出潞陽之道。合津沱之流。亦由子牙河歸於東淀。則是東淀一區。所以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闖淤梗噎。則上流之汜濫無歸。衝隄潰岸。亦何怪乎。怡賢親王。欽遵相度。於郭家務改挖東行。開下流之長淘河。引歸三角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又以水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淺。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員積習。不利於挖淺。而利於築隄。改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淘河淤成斷港。三角淀所餘無幾。於是散漫南流。頭道二道等河。皆斷續不通。清流賸有楊家河盈盈一綫耳。經汛之後。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側注於楊柳青一帶。而濁流復從而注射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爲今之計。惟有疏挖長淘。導之東注。河頭南面。接築長隄。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保其不再淤。而旋淤旋挖。亦可暫爲補救矣。若欲爲長久之慮。則莫若復南行之故道。仍歸固霸。而注之於會同河。蓋以渾人清。滌蕩衝刷。已失其壅淤之性。而會同河岸深濶急。泥沙不能暫停。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皆由此道。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惟從前未有欽隄。但恃民埝。故衝齧時有耳。若如今之專管有官。歲修有備。築兩隄而守之。尙何患乎奔潰哉。河形水勢。未自久而不變者。論永定河於今日。亦變而思通之一會也。

【清河】爲東淀之經流。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經台山。出紀家淀而入勝滂河者。此西派也。由趙家房逕託蓮泊。出郭家窪而入勝滂河者。此東派也。由下馬頭逕崔家房。入張家觜。至左家莊泊。入石

溝河者。此南派也。循大隄而東。逕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於石溝。則其支流也。勝滂石溝二河。總歸台頭一河。逕楊分港而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入淀之後。勝滂河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觜淤。而南派無正流。惟沿隄一河。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其何以容西來潏決無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下。決隄九處。文安城郭幸而僅存。然亦已危矣。怡賢親王親臨相度。開勝滂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觜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於上疏開挖中亭河。自口頭村起。分引玉帶河水入台山河。其下流石溝台頭淤淺之處。概行疏濬。數年以來。清流遄駛。隄防晏如。霸保文大之間。禾黍豐而秔稻熟。民享樂利。皆賢王治淀之功也。然諸河多經由泊港。菰蘆荇草叢生密布。壅水遏流。泥沙畱滯。則淤而淺。淺而塞。不加浚治。一二年間。復成斷港矣。雖分隸河道統轄。但河官習氣。不知有河。惟知有隄。蓋修築易於見功。漫決或以致罪。故動色相戒耳。至於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茫茫積浸中。爲考成所不及。誰復過而問焉。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路。西來之水。並趨隄下一遇積雨暴漲。頃刻數尺。雖有人力。將安所施。三年之患。將復立見。故防隄而不加意於河。非計之得也。七年六月。予奉王諭。委令防隄。纔一到工。卽以清理淀河爲急務。督同地方官。鳩集人船。芟除鬱荇。剷刈菰蘆。下流之滯礙甫通。則隄下之水痕頓減。秋汛疊至。旋即消落。爾時扁舟往返。徧歷諸河。所勘情形。瞭然可數也。中亭河苦淺。趙家房河苦□。張家觜河挑挖未達於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壩觜頭亦苦淺。阻石溝通勝滂一河苦溢。勝滂至台頭一河苦淺。計其里丈。總非大工。若於里甲隄夫內。抽丁分浚。抵

免伏秋防汛。民皆樂從。調劑之宜。一良有司足辦矣。若欲規其久遠。則設游船。募杈夫。添專官。定考成。有缺一不可者。

淀民以船爲業。船一隻。長一丈二尺五寸者。可業三人。三人之力。撈取堽泥。日可三方。一月之內。十日撈泥。二十日營業。盡可度日。每一船月撈泥三十方。自三月至九月。每一船撈泥可二百一十方。十船二千一百方。船五十隻。可撈泥一萬五千方。計淀河一百四十里。內淤淺者未必及半也。可設船五十隻。每船募杈夫三人。共一百五十人。即以船與之爲營業。不必復給工食。一船每月責令撈泥三十方。應撈之處。官爲測量。計其丈尺之數。釘樁而標記之。既撈之後。核數收工。所撈之泥。運送附近村莊。或墊作房基。或堆壘園圃。任從其便。惟不許阻礙河流。所募之夫。必淀內居住之人。入水取堽。素所習慣。取其互保。免其雜徭。給以腰牌。而登之冊籍。雖分工段。務令各近其家。所用之船。不必旋行制造。隄內積水新涸。民間所有之船。盡皆陸置。每隻不過三四金。稍加修脩。即可乘駕。若將拏獲私鹽船隻。無令變價。揀擇取用。亦可省其採買。如此措置。人不勞而帑不費。淀河日深。清流倍暢。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然須添設專官一員。督率管理。或縣丞。或主簿。駐於淀池適中之地。往來稽察。仍令廳員兼轄河道統轄。倘有淀河淤塞。應照隄工漫溢之例。分別叅處。庶上下不致玩忽。隄河兩有裨益矣。

【會同河】出自西淀之茅兒灣。三十餘河之所會也。逕保定曰玉帶河。至苑口曰會同河。闊者二十丈。狹則十五六丈。每秋濤西漲。怒浪東來。一川不足以容萬派之流。則蕩蝕隄岸。決何家道口。決鹿疇。決下武。

各莊決保定縣。幾無虛歲。自雍正五年。中亭河成。分流北去。而玉帶之水。十減其三矣。但河身本淺於正流。而新開之牯牛河。自北來會。汛發之際。水挾泥沙。復行雍淤。則挑濬之工。誠有不可一日緩者。查中亭河隄上下六工。係舊里甲民夫修補。伏秋防汛。動逾兩月。亦與文安大隄之例同。然上六工隄。並無衝險。且支河平穩。無汛可防。不若於水涸之時。令隄夫挖河。抵免防汛。以速易久。民必樂從。但令河底與正河齊平。則分水愈多。不惟玉帶安流。而下六工隄內之田。皆可引而灌也。

【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旣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北自雄縣入者曰白溝。拒馬河之下流也。拒馬發源山西廣昌之涑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河玻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濡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遶欄河女思澗子莊溪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爲白溝河。入柴伙淀。西自安州入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會也。徐水出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流經清苑城南。至梁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卽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雲石臼二泉。流爲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逕石橋村。至梁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爲依城河。入雜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崗。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歸雜淀。新安三面皆水。惟城北爲乾土。而地處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澱定一帶。盡爲鄰壑。墟里蕭條。最稱貧瘠。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三台村開引雹河。經小王營尙

村之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裨節宣。隄內大澱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屢獲豐收。澤國已成樂土矣。南自高陽人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唐河原名滹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謙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台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郃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漑。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大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遼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蠡蠡口古隄。直衝鄭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入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滯。易致潰決。復令清河河道王紘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峯出口入淀。東岸築壩以防其軼。西岸截沙以順其流。然後安流而北去。又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蠡蠡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豬龍河之治。未有如今日者也。但隄土挾沙。未可深恃。濁流善潰。護岸爲難。夫有岸而後有隄。岸旣圯矣。隄將安附。前人創爲挑水迎水等壩。皆爲護岸計也。護岸者。所以固隄之根也。應令清河河道相度頂衝埽灣之處。建築挑水等壩。則河流順軌。隄工永固矣。

【趙北口】居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向苦卑狹礙流。寔

正四年。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添建三座。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可謂快矣。然白溝濁水。出河門而橫截。清流不得驟下。至藥王行宮前。益復拗折。土人謂之鷺鶩。此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者也。雍正四年。曾經委員挑挖。經汛之後。其淤如故。蓋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伙淀。涸爲桑田者。十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漲溢無歸。若歲歲撈挖。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河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自新城之王祥灣東行。至王槐而南。經涑河邨。而東至望駕臺。迤邐東南。過胡各莊神機營。而入茅兒灣。河形宛在。橋座猶有存者。然工費浩繁。非局外之所敢輕議也。爲目前計。惟有濬支河以分其勢。猶爲差善。予於七年秋。奉委查勘。舟至龍灣村南。有一河東去。水溜甚急。闊十餘丈。遂加測量。深六七八尺不等。凡十八里。直至藥王行宮東。乃與大河會。已過鷺鶩之阻矣。詢之土人。稱係淀內船道。逐漸衝寬。舟楫通行。遂成大河。此水勢自然。非人力所致。惟中間經泊之處。頗覺平漫。不加疏導。恐通而復塞。深爲可惜。若於水涸時。挑濬深通。則白溝全流。必改由東注。然後將河門淺阻。鷺鶩拗折之處。盡行開挖。則西來之清水。盡行東注。之濁流受刷。亦補救之一奇也。

【子牙河】淖沱之下流也。遄悍迅疾。勢如激箭。滏陽河復挾甯晉全泊之水。附而益之。勢逾洶湧。過臧家橋以下。地勢漸低。蕩擊益暴。康熙三十七年。發帑築隄。自獻縣歷河間大城青縣靜海。至王家口而止。河亦分爲二支。一西北由土橋灘里入淀。一東北由岳莊黃汶台頭入淀。與清河會流。土人謂之老河。焦家

口別開一支東出而北流至陳家泊入獨流大坑亦有隄東之土人謂之新河兩河之委相去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所謂其形如環而缺其十二三者也環中邨落數十地皆肥美然北面無隄每遇淀池漲溢二河倒灌則數十村宛在水中而河員猶守兩隄惟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垣牆而開後戶盜入肘腋發贓而去矣垣牆之守者猶巡警徹夜可發一矚也愚以北面之隄斷宜接築然非徒築隄而已查王家口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卽蔡家窪之下口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運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不惟分老河之流亦可洩蔡家窪之漲挑河之土用以築隄補缺成圍水無倒漾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漑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俱成營田最美誰憚而久不爲此再老河北至台頭往往溷清流而淤河道不若新河之勢西南高而東北下直趨獨流大坑之徑而利也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展挖深而修築固深則正溜可移固則潰決無慮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壩以逼之將全河之力盡入新河而老河兩隄之間不過溢流蕩漾其抵台頭而壅清流者鮮矣南來之黑龍港雖係無源而獻河青大四縣之積潦藉以宣洩其裨益於田廬豈淺鮮哉廓淀池而消野水亦當事者所應留意也再新河東隄距運河西堤十餘里舊有民埝一道起自東賈口東北至劉家營與運河隄接亦所以防淀池之倒灌自護田廬也自三年經水衝塌無力再築倒灌之水恣意南流連河隄根受其蕩盪不止害及民田而已亦應行令該道查勘轉飭地方官料估量給食米督勸民力接築成隄則迤南數十邨莊皆成樂土而運河隄岸亦無內浸之患矣

【滹沱河】發源山西之秦戲山。自平山入直隸界。逕靈壽正定欒城趙州晉州東鹿甯晉而入北泊。壅決不常。遷徙靡定。自元明以來。幾經修築。訖無成功。故治之者。難言一勞永逸之計。惟有隨時補救之方。雍正三年北徙。決晉州之洲頭。而東九股漫流。束鹿深州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洲頭築壩截流。自第四溝開引。歷晉東冀衡之境。挑河八十里。由焦岡而注之滹陽河。數年以來。束深始有甯宇。八年秋。木邱斷流。遷入東南故瀆者十餘里。仍歸新河。避灣就直。水性應爾。不必強爲濬築。空勞民力。但束深晉冀之間。故瀆甚多。徙而東南。應從其勢之便。若西南入泊之路。則當力爲堵築。毋令再瀾清流。復成淤塞耳。

【滹陽河】源出河南磁州之神鷹山。至邯鄲會渚沁二水。經永年曲周雞澤平鄉任縣隆平甯晉之境。貫大泊而出。至冀州與滹沱合流。所至之處。疏渠引灌。盡成稻鄉。而磁州之民。閉閘截流。以專其利。下流州縣水田盡廢。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請改隸廣平。刻時分水。上下均沾。營田多至二千餘頃。但沿河隄岸。例係瀕河村莊修築。工多力寡。年年不免潰決。惟隆平令馮元方勸諭邑民闔境公修。而隄工遂以完固。八年大水。滹河所經州縣漫決屢告矣。隄岸殘缺。尤非瀕河民力所能專任。應照馮令修隄之例。將該州縣所有滹河隄工尺丈查丈明白。按通邑里甲均勻攤派。不許一毫偏累。造具印冊存案。永爲定例。隄少人多。工程自然鞏固矣。惟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會以滹沱湍悍之流。所有民隄難資捍禦。八年衡水衝溢。流淹及青縣。前轍可戒。宜爲預圖。自臧家橋以上。至衡水冀州民隄。應令地方官查估。動帑興修。修成

之後。應照千里長隄例。令民間年年修補。

【南北二泊】卽古大陸澤之地。正順廣三郡之水會也。洩河治河沙河泚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皆入北泊。百泉河牛尾河野河澧河沙河洺河劉累河程二寨河聖水河順水河柳林河。皆入南泊。諸河源出崇山。往往建瓴而下。加以千巖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爲之翕受。而節宣之。其奔放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二泊。猶北之有二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二泊俱恃滏河爲宣洩之路。自漳水入滏。滏河淤高。而南泊無所注。自漳沱入泊。滏河淤斷。而北泊無所洩。二泊漲溢。三郡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穆家口開河北注。而南泊之漲全消。於黃兒營營上村展挖河口。而北泊之流始暢。近歲營田多在二泊之涘。成效可睹矣。獨是入泊之水。除浚治澧聖水牛尾百泉恆流不竭外。其餘本無盛源。常多枯涸。然前人開之。載諸圖誌。構有橋座。蓋以爲攝水歸泊之路也。春夏涸時。曾無涓滴之流。一遇雨集山漲。則由此沛然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爲利不亦溥哉。有司無識。不加浚治。或反聽民佔耕。以致山水暴來。瀾漫四野。爲田疇害。雖經怡賢親王屢檄地方官。隨宜疏濬。勿得聽其湮塞。而有司狃於故習。視爲具文。遂無一人應者。八年秋雨稍多。環泊十餘州縣。處處湮沒。獨復賑貸上厯聖懷。旣過之後。又復晏然。不以爲事。此最州縣錮習深可歎恨者也。應敕下直督嚴飭各地方官。查明各河源委。督率民夫量給食米。隨宜開濬。務俾周通。告竣之後。咨會總河。徧行查勘。如此。則山漲有歸。三郡田園盡獲樂利矣。至古河故瀆。可以行水者。別有條議附後。

直隸地方地勢平衍。雖有豬水之淀泊。並無行水之溝洫。雨水偶多。卽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怡賢親王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於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於良涿固霸等州縣。開挖牯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故以上各州縣。數年以來。不受淹浸之害。自此而外。古河舊道。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上源本出盧溝。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餘里。墊淤平漫。雨多水溢。則爲東安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漳河。來自大名。歷廣平順德冀州河間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縣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來會。土人謂之清漳河。杜林鎮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開橫河一道。通入鮑家嘴河。收攝野水。而歸於連河。但以上所經二十餘州縣之境。不無墊淤平漫。及民間佔耕之處。雨水匯聚。往往溢出爲害。與滹陽河近者。則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邑等縣。皆有之。又有武強縣之龍沼河。歸古漳河名岔河。衡水縣之古鹽河。棗強縣之黃櫨古河。長者百餘里。餘亦不下數十里。上受雨潦。下無所洩。亦溢出爲害。又有馬頰朱龍二河。上自河南。下歸山東。中經大名之清豐南樂二縣。雨多水溢。亦漫流爲害。此等古河。雖係無源。皆堪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經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處種植爲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故脈絡不通。水至則共受其浸。甚至有源有委。載在圖誌之水。如柏鄉之槐午等河。任縣之蔡馬等河。祇以泉源微細。時常乾涸。而民間常於河身種麥。地方官不加查察。一有水發。則瀾漫徧野。所謂貪尺寸之利。而受害無窮也。陸隴其爲靈壽令。浚治衛河。其始人以爲開無水之河。迂而無當。河成而雨集水至。賴此河宣洩。禾稼無損。迄今民猶懷之。

此賢臣之遠見也。其言每以爲溝洫之利不可不亟亟講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脈絡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勞費諒亦無多。而潦水各有攸歸。無汜濫之害。有屢豐之慶。其爲利不亦溥哉。應請旨敕下直督通飭各州縣同心僉議實力奉行。此卽古人盡力溝洫之意也。

文安河隄事宜

文安受六十六河之灌注。匯會通瓦濟易水者。經縣之西之北。匯漳沱者。經縣之東之南。俱達於武平雍奴。下直沽入海。武平卽勝滂淀。雍奴卽三角淀也。西北之水。上游則霸州保定縣雄縣安州高陽等處。東南之水。上游則大城任邱河間等處。俱以文安之勝滂諸泊淀爲下流。停蓄衆水而委輸於海。下流之受水者寬。則上流之洩水自疾。是文安一邑河淀實三郡數十州縣之咽喉也。自漳漳之水從石溝村入淀。永定河之水從柳岔口入淀。沙泥敗草闔淤一平。往日舟楫通行之處。今已成陸。現今河道所經。惟左家莊石溝村富官營一線之流耳。以一線河身洩六十餘河之水。壅塞倒溢。勢所必然。是以西北之高陽安州雄縣保定霸州等處。東南之大城任邱河間等處。河隄一時俱決。不惟文邑罹昏墊之災已也。治之之法。一在分河之上流。以殺其勢。一在導河之下流。而使之通。上流則霸州之苑家口是也。查苑家口西北原有永定河故道。但河身淺隘。隄岸殘缺。今可自霸州之老隄頭大爲展濬。引會通河水。由栲栳圈臺山村東至王家莊入淀。則上流之勢分矣。下流則蘇家橋之三岔口是也。會通河之水至此分爲三支。南支

經堂頭村左家莊石溝村入黑母柴伙寺淀。蓄水東注。中支由蘇家橋。至趙家房之東。經崔家莊之南。勝
溝鎮之北。入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蓄水東注。北支由蘇家橋之北。經王家莊中口村。無梁閣藥王廟。入趙
家泊。並柴城新張諸泊。蓄水東注。近來二支俱已淤塞。惟南支僅存。今宜疏濬深廣。其二支淤塞之處。故
道可循。疏鑿頗易。惟黑母柴伙勝溝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趙家柴城新城等泊。或僅存淺瀨。或竟變桑田。
此等皆支河所由蓄洩。尤爲達沽入海之要路。爲今之計。相其淀形尙存者。用蘇子瞻開浚西湖之法。去
其敗草。撈其淤沙。至全無淀形者。宜順三支河下流之勢。多挑引河。直達東沽港楮沽港。以入河泊。如此
則下流之勢。亦可以稍通矣。上流既分。則隄工永保。下流既通。則衆派安流。不第文邑免潰決之害。而上
游三郡數十州縣。亦享平成之利。此一勞永逸。有利無害者也。至文安大隄之內。形如釜底。河流雖殺。積
潦難消。及水涸地出。雨澤偶愆。卽種不入土。前人有言。旱則涸及三泉。澇則水深五丈。非虛言也。康熙三
十三年。河間郡丞徐元禹來署篆。正值河決。乘舟周視四境。慨然曰。文民止受水害。不享水利。亦人事之
不修耳。豈盡關天行哉。議於保定縣界。立閘引水。可以防旱。於龍塘灣。立閘洩水。可以防澇。於中疏鑿溝
洫。聯絡相通。高仰之田。仍聽民種禾。引水資溉。低窪之田。則教民種稻。蓄水爲池。旱澇兩無所虞。瘠土遂
爲沃壤矣。已具詳各憲。因受代而罷。邑人至今以爲恨。今誠倣其議而見之施行。是亦百世之利也。

營田志

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旣賑旣貸。烝民旣乂。天子乃臨軒而咨命怡賢親王曰。昀昀畿甸。非三代井畝之區。

乎。雨未浹旬而禾稼在水。豈地利之淪於古。蓋人事之闕於今也。平衍千里。率多汗下。而無一溝一澮流行而翕注之。不達於川。乃豬在田。非水之能爲人害。由人之不能用水耳。夫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用。之則爲利。而棄之則爲害。其往視之。轉害爲利。在此行也。倣遂人之掌。興稻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於浮議。於是以大學士朱公軾爲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爲疏濬排決計者甚備。事具河渠志中。而於其間經度高下。酌畫蓄洩。一切用水成田之法。課導補助。旌敍鼓舞之方。咸條列以請指授。乃遵而行之。四年。先之灤玉諸州邑。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洳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涑水屢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漳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武清。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效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專責之地方官。田成工竣。工程交地方官收管。工本令地方官認徵。取具結狀。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特諭賢王舉劾之。故以勤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

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天心助順。歲以屢豐。穠結積於場圃。秔稻溢於市廛。上念北人不慣食稻。恐運糶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糶。民獲厚利。向所稱汙萊沮洳之鄉。率富完安樂。齠齔蜡鼓相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承稟。令不行於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而地方官旣無所觀忌。且屢易其人。皆視營田爲多此一事。往往倡言水不足或土不宜。聽惰農改廢自恣。九年。大學士朱公軾。河道總督劉公於義。奏請遣太僕顧公琮。乘傳稽覈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方官永遠可爲永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查叅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秋收扣還。所有舊田圍渠閘洞。修治俾無壞。又設副使二員。出資疆理。以爲民倡。夫物盛而衰。法通則久。我皇上愛養元元。與之圖萬世之安。則營田樂利之政。必將垂裕無疆。所謂盡溝洫之力。以佐平成之績者。與神禹比隆。不可以不紀也。作營田志。

京東局

京東輔郡。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具可疏鑿成田。明臣徐尙寶貞明。蓋詳哉其言之矣。萬歷中。申相國時行。特主其說。以貞明兼憲職董其事。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畫地耕作。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中

官在上左右者。爭言水田不便。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神宗意亦動。時行上疏。極陳利便。竟不可回。而垂成之功。廢於一旦。議者惜之。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徧歷諸邑。陟嶺降原。尋泉覘土。以貞明之言爲信。而有徵。奏請委員營治。爲農民倡。畝收三四石不等。五年。遂開局經理。並及京西京南天津等處。畫界分督。次第開種。而肇端試可。則自京東始。

京西局

京西諸河。皆匯於西淀。淀蓋宋人塘濬之遺也。六宅使何承矩。於雄鄭霸州平永順安等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水種稻。經始之秋。以霜早不熟。浮言滋起。承矩不顧。卒成之。次年大稔。輦程秸進於闕下。衆乃皆服。自是軍糈取給水田。而邊民因以富實。後人言水利於幾甸者。多稱之。然其遺跡已湮沒。無可尋求。獨以地多沮洳。居民於雨多之歲。秧種洿澤。以希幸獲而已。雍正四年。賢王親蒞相度。一切疏泉引流。墾淀事宜。奏請報可。次年開局新安。始自大潞淀。漸及諸邑。東至霸州。西抵滿城。北自宛平。南及新樂。凡可成田者。次第就理。町畦溝洫。宛似江南風景。過而覽者。如在何宅使蓼花圖中也。

京南局

京南一局。兼正定順德廣平三郡之地。西帶重巒。源泉並注而交流。畢會於大泊。所謂形如聚扇。而潏潏二河爲之外餘也。民於其間。壅流藝稻。無煩導課。而建閘築岸。具有條理。獨是食利者自私。貪得者無厭。踞高則不知有下。恃源而欲絕其流。以故灌漑之餘。陂池以浴鷺鷥。而下游之舟楫鮮通。洿澤以養菰蒲。

而鄰邑之香粳盡槁。故南局田不患其不營。而患營之不廣。水不苦其不足。而苦水之不均。賢王親歷而稔知之。開局委員均平水利。遠者刻以日。近者分以時。於是靈泉流潤。河澤旁通。廣順之間。增田至若干頃。而津治上游。瀕河沙礫之區。自古不毛之地。立遏建壩。排石畱泥。淤爲膏沃。得田若干頃。尤爲從來未試之奇也。

天津局

天津營田。全資潮汐。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牖而畱之。以供車戽。中間溝塍池梗。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雨湧。皆前明汪司農應蛟遺制也。汪公至天津。見白塘葛沽一帶。地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蘖豆者。每畝收不過二斗。以爲此地無水則蘼。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公乃以身倡之。捐俸買牛制器。開渠築隄。先於葛沽白塘二處。種水稻二千餘畝。畝收四五石餘。種蘖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蘼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於是疏請於朝。以防海官軍萬人。分田墾種。屯政大興。至今士人猶傳十字圍。所謂求仁誠足與食力古所貴者是已。惟是民雜五方。逐魚鹽之利。取足旦夕。而不爲久遠之計。雖禾黍之植。亦鹵莽從事。至沾塗升挽之勞。益視爲畏途。以故旋舉旋廢。雍正五年。營田十圍。今存者賀家口葛沽兩圍而已。開局之始。賢王深思遠攬。以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牖戶。而謠俗偷惰。逐末忘本。野多未闢之土。家無擔石之儲。閭閻熙穰。田疇蕭

寂。無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郊圻。移風易俗之至意。又覽左忠毅光斗屯政諸疏。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因慨然欲復汪司農之舊蹟。發帑委員。尋求經理。而積習狃難不變。美意未及觀成。然圍渠遺趾現存。稍加修葺。未始不可溉糞沃淤。長我不黍也。爰記梗概。不忘厥初云爾。

四河南淀私議

按原奏。別疏永定子牙二河於西沽。南北分流。不使人淀。清濁攸分。水患永息。此與怡賢親王。相國文端朱公。敬陳水利第一疏。意見相同。疏內廓清淀池一段。所謂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是也。但彼時淀水寬深。堤工難以建立。今三角淀王慶坨一帶淤高。永定河改流而北。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於葉淀。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人西沽之北。此所謂依北岸分道東流者也。子牙新舊兩河。各有堤堰。舊河東隄與新河西堤。南連而北缺。缺處凡二十五里。每兩汛水漲。則倒灌而南。其間三十餘村。皆宛在水中。而汛官猶防護兩隄。唯謹。是猶盜已入室。外守垣牆。徒發人一矚耳。今於閻畱二莊。開舊河東隄。則蒲淀窪要窪朱家窪等處。皆可淤成膏腴。其中有劉家河三家淀。河舊瀆。疏引而東。過楊柳青。使人西沽之南。此所謂依南岸分道東流者也。至黑龍港馬家橋胡家店等河。雖無上源。而匯注瀝水。漫溢爲青縣大城田廬害。今議閉焦家口。使子牙濁流並道遄行。而疏濬新河。專受黑龍港等河積水。洩之入淀。尤於地方有益。再按原奏。北運河灣多工險。查下游有灣沖。必上游有沙幫。議將沙幫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昔潘印川治河之法。逢灣取直。遇幫切沙。予於雍正五年。查

勘南運河。記沙觜之應挑者數十處。具啓賢王。沮於司議。而北運流沙。推擁沙觜。較南運尤甚。憚挑挖之工。而糜草葦之費。費而無益者也。挑觜裁灣。最爲良法。南運亦宜推而行之。原奏南運河吳橋境內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相近。議於安陵鎮再建一壩。濬減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入海。俟安陵開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考水經大河故瀆。北經修縣故城東。又北經安陵縣西。修縣卽景州。安陵卽今吳橋之安陵鄉也。雍正五年。予查勘南運河。見水勢浩瀚。非興濟捷地二壩。所能宣洩。因詢訪土人。另尋消滅之路。惟安陵去古河三十里。地近而工費不多。請於此處建壩挖河。古河廣大。直達於海。壩面開寬數十丈。則漳流雖漲。可以盡洩。而下游隄工。永無潰決之患。文端公深以爲然。啓王議行。而山東方議開建四女樹壩河。其事遂寢。今議於此地建壩。須面寬四十丈。其高下丈尺。以興濟壩爲準。則底水足以濟運而有餘。其羨溢之流。俱消歸古河入海。洵治南運扼要爭奇之上策也。至捷地之河。原係前明宏治間舊瀆。原估河寬八丈。兩岸築隄。而清河道王紘。遂別駕選。奉委查核。減去河面二丈。不准築隄。遂屢致潰溢爲患。然漫水濁流。淤瘠爲腴者不少矣。若堅修兩堤。將大浪淀等低窪之處。圈築小埝。照子牙河淤蒲淀等窪之法。引水填淤。自上而下。則治南薄減之區。漸成膏壤。似亦不必汲汲閉塞也。再按原奏。經理兩淀之議。言西淀趙北口舊有十橋。九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白溝水漲。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在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議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查白溝原向東流。由龍灣道務等村。逕吳家臺。至老

隄村以下名中亭河。後決雄縣東南之大灣口而入淀。遂致壅遏西水。柴伙淀亦墊淤大半。今議復故道。於計誠便。橋南另疏一河。予於雍正七年。曾具啓賢王。彼時原有小河。逕藥王行宮之南。爲捕魚小艇往來之道。請加疏濬。出張青口。以避藥王行宮前鵝鵝之阻。准而未行。今河形是否有無。卽旋加挑濬。亦工費之不容已者也。至九橋不通流水。固因白溝倒漾。亦緣橋西所有河道。被民間夾取袋泥。墊成園圃。佔礙河流之所致。似應查勘剗削。去其阻礙。於淀水淺涸時。視舊河之通九橋下者。浚而治之。橋底淤泥。挖而去之。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流。則胸膈利而咽喉暢。西淀可以永清矣。展濬中亭河。添建苑家口橋座。亦屬應行。又言東淀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議將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卞家河低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查三汊河者。東淀之上口也。在文之蘇家橋。玉帶河全納西淀之水。至此分而爲三。一汊自台山村北流。經高橋淀。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勞淀。爲勝勞河。經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八里。爲東沽港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背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勞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而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台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癩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逕舊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

入石溝河者。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河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並入勝滂。勝滂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並入台頭。張家營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並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楊家河者。東淀之下口也。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今議將上游之三汊河。挑濬寬深。下游之楊家卞家諸河。多疏數道。治淀之策。可謂盡善矣。但三汊河皆行於淀泊之中。在積水之下。必淀水淺涸。然後故道可尋。惟勝滂一河。淤成平陸。尙易施工。莫如先將此一河。挑濬寬深。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已分三汊水勢之半矣。全淀之水。不復側注於東南。然後用埽船杈夫。撈泥除草。次第施工。則其餘諸河。皆可以漸而理也。其張家營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至沿隄小河。自堂頭村。東至壩背頭。淺阻闊流。宜挖濬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查治河之法。欲疏導上游。必先以廓清下口爲急務。督河諸臣。奏改永定河原議。導之南流。不設隄堰。以遂其散漫之性。城池邨落。逼近河流者。建築護隄。以防其衝齧之虞。疏引濁流。填淤窪鹹。以收其肥饒之利。措置上游。皆可謂善矣。惟東西兩引河下口。籌畫未周。不能無遺慮焉。西引河下口。入中亭河。夫中亭乃玉帶河之支流耳。淺而狹。容納既苦不勝。且其湑緩弱。無冲刷之力。濁流一人。不一二年。卽成斷港。下口一塞。則泛溢爲田廬害。此西引河下口之不利。不可不慮也。查督臣於乾隆四年。條奏四河兩淀議。內

言趙北口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應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等語未審此河曾否挑挖如未施工今應議令速行開濬並中亭一律寬深令與玉帶河等分引西淀白溝諸水暢迅東行則滙急勢消濁流雖人足以撲刷推涌庶免停淤之患且可分減玉帶河羨溢之勢卽保定縣一帶遙隄無煩更築矣此轉害爲利之道也至東引河下口由津水窪開高橋以南民埝放之東淀尤爲不可夫津水窪卽土人所謂金水窪也高橋以南民埝卽康熙間河臣王新命奏建中亭河之下六工欽隄也隄內地形低凹隄外毗連淀水以此爲壑則永定全河之流沛然莫禦其勢非不甚順獨不思取快於目前而貽憂於事後乎昔于成龍改河以柳岔爲下口遂致淤淀爲河道全局病今津水窪在柳岔口之南相去無幾耳且正當蘇橋三汊河人淀之衝若舉決潞之渾流決隄而注之殘淀之中將使柳岔之淤而未盡者必至闔塞無餘而通省六十餘河之水何地爲之翕受何路爲之宣洩乎此東淀下口之害更不可不慮也爲今日計姑爲補救之術莫若將高橋以南之民埝加築堅厚藉爲範圍永定漲發不過三四日而隄內窪地形勢寬闊引河入之散漫闊淤儘堪容受俟水停泥沈之候然後開掘民埝用椿葦裹頭決水而出如此則泥留窪底水洩淀中如南運放淤之法庶免目前淤淀之患迨數年後津水窪淤高不能受水徐圖更議耳再查督臣前歲所奏經理東淀議內欲將東淀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等語查三汊河在文安蘇橋之北卽玉帶河入淀之上口也北一汊名台山河北流東折中亭河入焉合流東北爲勝湧河逕辛張策城褚河港東沽港王

慶坨南入長子河。匯於河頭。與楊家河合。自永定入淀。淤成平地。愚意先將此河開挖寬深。上承中亭西引河之水。卽東引河津水窪所放之水。一並導入。可以直達河頭。與石溝台頭一河。各道分流。庶河濁攸分。永無淤淤之患。此就其疏濬淀河之工。而成渾河別由一道之利。似爲長便也。

後湖官地議

玉田縣之後湖。受迤北一帶山漲之水。並藍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於薊運河。卽徐尙寶潞水客譚所謂後湖莊疏湖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堙塞。水無所洩。遂爲潞潦之區。萑葦莽歲。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營田。宜自茲始。於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啓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曰。疏濬小河。以洩積潦。建築圍隄。以禦山漲。開渠設閘。引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萑葦之所生者。釋而勿墾。畱爲潞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在工各員。亦陞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始基。賢王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置之妙。尤在畱湖心毋墾。以爲潦水歸宿之所。蓋外周圍堰。山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畱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以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萑葦之利。頗爲近湖豪猾占奪。乃丈而結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工。具啓其事於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園不毀於水。而田

以屢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員既撤，而浙省游氏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革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園日以圯，予蒞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之，不勝惋惜，乃徵其案於吳守，吳時已擢任霸昌道矣。錄案見復，即檄縣查有山冒墾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蘖之生矣。縣令衛步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園費。於是江生維翰遂以當年陞科爲衆人先，仍外納園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既科糧而又出園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園租不登部冊，祇名私費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園不過虛名，而十餘頃墾熟之腴田已歸其手矣。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衛令不之察而達於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達於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佃之請也。其言以爲稻田地戶不下千有餘家，如令江維翰四人獨認，則偏枯不均，不惟無以服衆心，且維翰倚矜健訟，尚未種地，即欲坐收籽粒，甫經具認，復又疊控不休，似此多事之徒，必非急公之輩。即此數語，已可謂洞見江生底裏矣。其歸官召佃之說，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園墾開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陞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園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園墾開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立法之意。是時稻戶宋紹先等爭認者紛紛，予深惟吳守立法，賢王照行之意，嚴令所議尚屬存羊，故排衆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棄爲葦？

革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玉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課賦，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陞報，益國賦猶鎔銖，而圍租之歲修，保田功於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冒墾，已違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維翰之認陞，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隄漸廢，雖日督地戶以事畚鍤，然而利既專於一人，勞則遺之大衆，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種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治河蠡測

從來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旣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淳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邨，會漳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淳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同一河爲之腸

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瀦於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淼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縱橫。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勞淀。而辛張築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旣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蓋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汛漲。決潏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坍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瀾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

止水。滙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世宗憲皇帝。智與神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興修水利之始。卽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沈。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遡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牯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湮。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於今日。乃全局利害之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漣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潞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漣入潞而潞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

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鑿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邨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既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夾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釐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甯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甯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君子。誠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勞淀。爲勝勞河。逕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黃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勞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癘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過舊浪泊。出楊

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汶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汶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汶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汶併入勝勝。勝勝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汶併入台頭。張家觔河淤。而下馬頭一汶併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特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涵之。則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議。設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荇開淤。冢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汶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觔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觔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畱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荇草蒺蔕。停泥壅滯。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堽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緊要者。在開挑勝勝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壅塞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創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

導三汊於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繁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爲清下流以分水勢事。查霸保文大一帶長隄。介東西兩淀之間。當七十二河之匯。故上自何家道口下至龍塘灣。七十餘里隄工。在在皆屬險要。所恃以分其流而殺其勢者。唯支河數道而已。在保定曰中亭河。在蘇橋曰三汊河。在崔家房曰張家觜河。自中亭河淤。而保定鹿疇下武各莊隄。全受玉帶河之衝。年年潰決。自勝滂河淤。而蘇橋三汊河。遂無下口。會同河二十餘丈之流。併束於崔家房沿隄二三丈小河之內。而張家觜河。又復淤塞。以故上馬頭西馬頭堂頭龍窩老母廟等隄。一時潰決。往事已然。歷歷可鑑。雍正四年冬。和碩怡親王奉命查修水利。親臨相度。洞悉利害。奏請開挖中亭。三汊。張家觜等河。中亭河自口頭分流。而玉帶之水。十減三四。三汊河自勝滂開通。而會同之流。十減二三。張家觜河雖未完工。而上口旣開。下流河跡猶存。沿隄小河之水。亦十減一二。分水之路多。則浸隄之力少。以故五年秋大水。幾與隄平。而本坊帶領委員。親督夫役。得以搶護無虞者。以但有風濤之排蕩。而無衝溜之攻擊也。今歲二汛安瀾。隄防鞏固。黍稌稔稻。高下皆收。吏恬民熙。若以爲天之佑此一方民。故無橫流暴漲之至。殊不知此處河水。皆自西淀來。西水暴發。非一次矣。高陽河陡長一丈四五尺。亞古城隄決。府河陡長。與南門橋頂平。大小石閘。盡被沖壞。高陽河增漲三四次。閏七月初八日。猶陡長八尺。此水皆安歸乎。非沿隄河道

受之而誰受之。然自六月至今，此處水長，不過一尺八寸，所□□□尺餘耳。漲於上而不添於下，此無他故，皆由中亭三汊張家觜諸河分流，而北潞於淀窪之內也。向使無此數河，而全流併束於此一綫之渠，則隄工之危險，不知何如。官吏之倉皇，民夫之荼苦，又不知何如矣。本坊生長此邦，頗諳水勢。自七月初九日，奉諭至隄，督率印河官，加謹防護外，卽加意支河，恐有菰蘆荍草，當港叢生，阻滯填河，致成既通復塞之患。於是委員細查，泛舟親歷，經分緯合，脈絡瞭然，紆直通塞，可指數矣。查中亭河下流，會於台山河，卽三汊河之第一支也。經花達墓十間房王家莊王家箔崔家莊歸勝溝河，入火浪紫草等泊，是台山河受中亭河之流，而中亭河又受牯牛河之流。勝溝河則並受牯牛中亭台山三河之流，一有淤塞，卽三河之水洩決，而並集於沿隄河內，能受乎不能受乎？乃花達墓河內有欄河箔一道，藥水停流。王家箔東，紀家淀北河一段，荍草塞滿者一里。又東一段，蘆葦荍蔣，侵占河面，僅可容舟者二里。又東一段，至崔家莊西河口密荍，共四里。又東一段，崔家莊東，至勝溝新河口，北邊密荍，寬一丈者四里。若不亟行芟除，則目下之闕流，不一二年間，復成斷港。將動帑挑濬之欽工，坐視廢棄矣。卽飭行霸州，將花達墓欄河箔立押拆毀。已據申覆，檄行文安縣，督令鄉地人船，將王家箔一帶荍草，逐加芟除。迄今未據報竣。再查趙家房河，卽三汊河之第二支也。由蘇橋對岸宮家觜東北流，經趙家房崔家窩靳家鋪頭，入托蓮泊。北由郭家窪，會台山河，而歸勝溝。東由南北羅家樓，經漠漠淀，入石溝之南北河，而歸勝溝。今郭家窪密荍闔塞，北流已斷。南北樓之間，荍鬱不見水面。東港不通，水無所洩。南折而注於左家莊西，仍歸隄下。雖行令

文安縣芟除。不過崔家窰邊。託蓮泊口。稍爲拓清。而南北樓間。長闊數里。工力頗繁。究未芟通。導積流而東去也。再查張家鵞河。卽三汊河之第三支也。由崔家房東。經任家莊南。王家疙疸北。入左家莊泊。而歸石溝河。向係巨流。其沿隄東下者。乃一小支耳。此河淤塞。遂以沿隄之小支爲正河。寬不過一二丈。深不過四五六尺。往往上流漲溢。卽至平隄。故開挖張家鵞。以暢舊流。而工未及竣。然現今測探。除河口壩基未除。止深三尺外。其餘概深四尺五寸及五尺不等。與沿隄之河。未甚相懸殊也。若通暢無闕。亦大可資其分減之力。乃今任家莊上下數里。荻蔣叢生。密荳如織。全不見有河形。本坊舟至此地。膠滯不行。篙師並力。方移一步。如此而欲水之不壅。其可得乎。蚤已檄行文安縣。責押該鄉長。刻日芟除。亦迄今未覆。夫分流減水。不使迸集隄下。此曲突徙薪之計也。加高培厚。修殘補缺。使水來可憑。以爲固。此綢繆牖戶之謀也。大汛臨隄。張皇搶救。幸而獲全。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該地方官。秉承貴道章程。所屬隄工。俱爲完整。亦可謂未雨撤桑。足資防禦矣。而於親王發帑開河。分流減水。爲曲突徙薪之計者。則概乎未之聞也。是以本坊巡視支流。開暢下口。雖從令應酬。而未肯實力任辦。其意將以爲不急之務而已。豈果州縣之令。不能行於一鄉地哉。愚意以爲此事。乃隄工第一要者。目下芟除。不過暫爲小試耳。仍當於明春水涸時。遵照制臺疏濬淤淺之檄。或請貴道親臨。或遴委廳員。將以上諸河淺阻之處。逐一查明。督令地方官。鳩集里下人夫。量加挖濬。便可計其工力。抵免二汛防修。古人云。挖河一尺。可抵築隄一丈。如此那兌。河隄兩有神益。至無煩挖濬之處。只須於伏汛時。將菰蘆荳草。壅礙河流者。盡加芟除。一經伏水灌入。根卽腐

爛不復再生。所役人船亦可以防汛。夫額中抽抵。年年如此。支河愈暢。分水愈多。沿隄無進注之險。而防修工程可收全效矣。本坊奉委在此。事非專司。貴道持節行河。權歸統轄。合行咨會。爲此咨商貴道。煩爲查照。如屬可行。卽轉飭印河各官。實力奉行。仍祈示覆。以憑具啓。須至咨者。

